

有一天對兒子解釋inflation的中文說法，把漲價的「漲」字說成四聲，先生在一旁說，不對，應該說「長價。」我說不對，應該說「漲價。」他說：打賭吧？豁！好呀，平常對中文沒什麼大勁頭，今天竟然要打賭！仔細推敲起來，非是「漲價」二字不可。「漲」的意思是突然間變高了，而「長」的意思是一點點變高。「漲」另外有，變高了還有可能變低的意思；而「長」是有計劃一點點變高，長高了就回不去先前那矮的狀態。物價和股票應該都是有漲有跌；個子長高了就不會變矮了。那天沒什麼興緻打賭，後來查字典，原來漲價的「漲」字讀三聲，難怪先生說我錯了，人家說的是「漲(三聲)價」，標準的國語嚶，他要打賭的是聲調，不是用字。另外查到「通貨膨脹」用的是「脹」字，字典說「脹」通「漲」，很多是習慣用法。

外國人學中文最難的是聲調，而文字之間的微妙關係每國語言中都有，發現學習語言最容易了解一個文化的細緻處。最近關注了一下日文，更體會中文單音與複雜音節的拼音文字之不同，日文的「男孩」可以有五個音節，「女孩」可以有四個音節，再加上日文的尊敬語體，難怪日本小女孩說話，聽起來像一串串的風鈴。而中文音節簡單，若聲調再狠一些，聽起來就「橫」。

不過最有趣的是看日本人怎樣用中文。一般不會說日文的人大概也聽過daijobu desu這句日文，意思是：沒關係、不礙事。別人碰了你一下，破了一層皮，人家頻頻道歉，你忍著痛、微弱地笑著安慰人家說daijobu desu(沒關係)。日文的daijobu的中文寫法竟然是「大丈夫」！這說法不知是不是幕府時代武士道精神所留下來的源頭？武士是怎樣也不能表現出懦弱的一面的，所以一切的艱難困苦都要忍著沒關係，「大丈夫」可能就變成了「沒關係」的代名詞。另外很多常用的日本話，它的中文都有跡可尋，譬如「有難」是謝謝的意思，「邪魔」是打擾了的意思，「勘定」是帳單的意思。日文中的動詞和形容詞變化，有中國源和日本源之不同，發音也有音讀和訓讀之不同，我猜想這些能寫出中文字的詞彙，雖然發的音已很地道地日本味了，卻很可能是從古中國的用法來的，從中探聽唐朝的「普通話」消息亦有可能。向來感覺讀唐朝禪宗祖師的語錄，比韓愈、柳宗元的文章難，就是因為他們的語錄是當時的口語，寫文章則另有一體。口語經過一千多年的沿革，其改變程度必和書寫文大相逕庭。當然禪宗祖師的機鋒也是難懂的一層原因。

另外日文有些常用語，中文很美，漂亮是「綺麗」，這人很有魅力用「愛嬌」，「能」劇的美用「幽玄」二字形容，歌舞伎的奠基者來自「出雲國」，棕色叫「茶色」，深藍色是「紺」，紺這字在字典裡是「深青而揚紅色」，在日本很可能是藏青色的意思。我過去看古日本商家的綢布目錄，看過吳藍，二藍等字眼，也必定是中國來的。吳是江蘇省，吳藍應是江蘇省產的藍色，古書上有。二藍是拿染過一次的藍汁，染第\_次，顏色較淡。但日本人說的二藍似乎是加了紅的藍，稱紫色也可以。過去看古典小說，綾羅綢緞是怎回事搞不太清楚，如今學了紡織弄懂了，可顏色名字還是較模糊的，譬如秋香、海青、桃紅等色不能拿準，月白、杏紅、松綠倒能把握，紅樓夢裡糊窗用的軟煙羅更有銀紅、雨過天晴等名目，美極。

禪宗祖師說文字是葛藤絡索，又有多少人為文字著迷！沒有文字就沒有深刻的思想，卻也是我們迷惘的來源，蘇軾也說「人生識字憂患始」。

## 分享聖嚴師父的開示

## 佛法的政治觀

每當選舉時節來臨之際，許多候選人、助選人都很希望獲得佛教團體的認同或推薦，而關心政治的民眾，往往也爭相瞭解佛教團體的想法與作法。

事實上，不要說佛教徒，凡是人都不能離開政治，政治又可分廣、狹兩義。廣義的政治是指管理眾人之事，即使是管理家務也是政治，凡是有人的地方，均要管理，均有政治，在此前提下，佛教徒當然也需要政治。

狹義的政治是指擔任政府的公職、民意代表等的工作。佛教徒若不參與政治就沒有立足之地，也就沒有表達自己意願的機會，那麼，將會被社會遺忘。所以，我贊成個人參與政治活動的。

但就團體而言，若其性質、宗旨及工作項目，不是以政治為目的而設立的，參加政治運動便很可能會忘了團體設立的原意。就如同我所領導的團體，是以推動「提昇人的品質，建設人間淨土」為理念，方向一旦偏差，團體便將面臨危機。

因此，我個人非常珍視政治選舉時的投票權，卻不以我的力量及團體的名義來影響或左右別人。總而言之，我支持個人參與政治，但不希望以我們團體的名義投入政治運動。